

葦 青 河 上

蔡天心 著

東北人民出版社

I 247.7

172

657.1
2123/1

葦青河上

蔡天心 著

王盛烈 畫

編號：4036

葦 青 河 上

著 者： 蔡 天 心

插圖者： 王 盛 烈

出版者： 東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(瀋陽市馬路灣)

發行者： 新華書店東北總分店
(瀋陽市馬路灣)

印刷者： 東 北 新 華 印 刷 廠
(瀋陽市鐵西區裕工街)

字數：33,000
印數：1-6,085
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
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次印刷

內 容 說 明

這篇小說，是寫某村抗旱鬥爭的故事。

在抗旱工作中有許多困難：有的人「靠天等雨」，有的人要「進城拉腳」，但在黨的堅強領導下，在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帶動下，終於修好了壩，引出了水，澆上了地，保證了春耕，並且在人們的思想上也引起了深刻的變化。

這篇小說，較真實、深刻地反映了黨在農村中的領導力量和互助合作的優越性。這裏刻畫的幾個人物，也都比較鮮明，有代表性。

一

一冬很少落雪。開春以後，天氣很快就熱起來，熱得悶人。旱風整天地颳，從朝到晚，天上連一絲兒雲彩都沒有。太陽晒着，田野都焦乾了，遠遠地望過去，像在冒藍煙。河流、樹木、村莊都籠罩在一種難以忍受的乾旱裏。地壟台和地壟溝，橫七豎八地，裂成了一道一道的大縫。土蜘蛛緩慢地爬行着，從這一道裂縫裏鑽進去，又從那一道裂縫裏爬出來。眼看穀雨已過，快到小滿了。往年這時候，早已經滿地是人丁：拉犁杖的馬在田野裏嘶叫着，人吆喝着，不斷地傳來點種葫蘆的聲音，布穀鳥在樹間啼鳴。……本來，按照這地方莊稼院的節令，每年杏樹開花就開犁種地；如今，杏花早被旱風吹得七零八落了，遠近村子的田地裏，却看不見播種的人，到處呈現出一種令人煩躁的毫無生氣的景象。

從雙陽村通往石泉鎮的大道上，走來了兩個人。前一個有三十來歲，高個子，赤褐

色的瘦長臉，額頭突出，鼻梁和顴骨都很高，兩道濃黑的眉毛，壓在那雙深陷的閃動着的眼睛上，嘴角邊，顯出了兩道嚴肅有力的皺紋，所有這些都使人一見就產生出一種堅定、有毅力、精明強幹的印象。這個人叫傅金山，是雙陽村的支部書記，又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的主任。後一個面皮微黑，粗眉大眼，看上去比傅金山年輕，大約有二十五六歲，中等身材，寬肩膀，體格壯實，說話聲音特別響，又急又快，總像要和誰吵架似的，一看就使人感覺他是個急性子。他叫周春林，是雙陽村的村長。本來十天以前，區上曾經召開過一次抗旱會議。當時傅金山因為合作社剛成立起來，社裏事情很多，因此就讓周春林一個人去了。周春林剛當村長不久，什麼事都不摸底，開會回來，也沒有好和傅金山核計，就召開了一個全村抗旱動員大會。到會的人不多，等傅金山去參加的時候，已經要散會了。因為動員的不好，沒有進一步研究出具體辦法，所以一點兒也沒有動起來。這次到區上開會，區委特別找周春林談了一次話，會後又把他們兩個留下來，仔細地問了問他們村子的情況，並批評傅金山說：「雙陽村抗旱工作沒有搞起來，支部要負責，因為黨沒有很好地領導這個工作。你是合作社主任，合作社工作是重要的，你在合作社也做出了一些成績。但你不應該忘記，你是村支部書記，你的眼光就不能只看見合作社，而要看到全村一百多戶農民的利益，其中也包括那些不相信合作社的

人。一個黨員，不能是心胸狹窄、眼光短小的人，我們處處要爲大多數人着想。我們黨所領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要在一切運動中帶頭。一個合作社，不論你管理的多好，若是地種不上也不行。所以，就從合作社來看，抗旱也是當前的中心工作，支部必須用全力來領導這個運動。」

區委的話說的非常嚴正而又委婉，傅金山絲毫沒有猶豫就接受了批評。以後，區委又根據雙陽村的實際情況，做了具體指示。他是很熟悉雙陽村的，他笑着對傅金山說：「你們村子條件很好，挨着葦青河，大家就是挑水也要把地種上，還能讓地乾着嗎？回去好好動員羣衆，想法堵河，引水澆地，要有克服困難的精神才行啊！」

離開了區政府，傅金山一直沉默着。他平常就是個寡言少語的人，在事情還沒有十分把握的時候，他總不願意多說什麼，只是自己在心裏想來想去。周春林一路也沒有做聲，他感覺很不安，有些耽心，也有點兒替傅金山難過。確實，這兩個月來，傅金山的工作是够忙的了。爲建立合作社，他白天黑夜，撈不着休息：開大會，開小會，打通思想，有時連吃飯都忘了；就是端起飯碗，也扒拉不了幾口。每天都過半夜才睡，天一亮又起來。眼見他的臉瘦了下去，眼眶也塌深了。比起工作來，周春林覺得自己做的實在太少。做一個黨員，沒有很好地負起村長的責任。可是區委連一句也沒有批評他，這很使

他難受。他想：傅金山是不是會以爲他在背後和區委講什麼了呢？他似乎從傅金山的臉上看出了這種神情，但又不好向他解釋，他搭訕着想和傅金山商量一下具體工作，又不知道從哪裏開口。其實，周春林想錯了。傅金山根本沒把這些放在心上。區委的批評打動了他的心。當一個人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的時候，他怎麼能去想這些呢？他只感覺批評的對。他深深地感覺到黨的領導對他的重要。他想：自己是一個村支部書記，怎麼沒有注意到全村最要緊的事呢？本來，來開會的時候，他想把合作社的工作專門向區委彙報一下，讓區上了解合作社的情況。但，一天多的會議教育了他，他一邊聽着報告，一邊在心裏想：「不錯，我也是忽視抗旱工作的一個，爲什麼沒有想到全村羣衆的利益呢！爲什麼沒有到地裏去看一下呢！」他發現自己也有些靠天等雨的思想，才恍然大悟了。他感覺到區委的批評很及時，好像把他從睡夢裏搖醒了一樣。怨不得有的社員情緒不高，原來也是因爲這個呀！他想：他應該如何好好工作，才能彌補這次的損失。想着，他的心是沉重的。因此，當周春林企圖用解釋的口吻來安慰他時，他說：

「區委批評的對，我是輕視了抗旱工作。我想：咱不能慌，咱要慌，羣衆就更慌了。可是，我沒想到，不慌不等於不動彈，咱們不能坐着等天落雨。早就該動手堵河了。區委批評的對，咱這腦袋簡直是木頭做的，連一點兒縫都沒有。」

周春林本來以爲傅金山會不愉快，看他這樣，心裏也就瞭然了。他心想：「這是咱支書，要是我，一定受不了。」因此，當傅金山徵求他意見時，他直截了當地說：

「要我看，乾脆，回去就開大會。就說區上決定，一家出一個工，壘壩堵河，不幹也得幹。再討論來討論去的，就來不及了。先動起來再說，慢慢兒再打通思想。我看區委說話那個樣子，說不定哪天他還要到咱村來檢查呢！」

「明天就動工，我也同意。」傅金山一邊走，一邊用眼睛望着路邊上的田野說：「再晚就來不及了。不過我不贊成派工；更不能說是區上決定。咱們寧肯費點勁，多做些工作，也不能把好事弄成壞事。明明是爲大家好，反弄得大家反對，這種虧我沒少吃。實在動員不起來，就動員咱合作社社員帶頭，有樂意參加的也算着，能動員多少是多少。你看行不？」

「行倒也行，就怕人手少，疊不住，時間要拖長。」

「咱們合作社男女社員一起有三十多個勞動力呢，你估量要多少時間？」

「那還不得六七天？」

「要這麼多天？一天三十五個工，七天就二百四十來個工啊！」

「要是全村一齊幹，有三天就差不多。」

「啊！」傅金山沉思地說：「我看也許用不了。」停了一會，又繼續說：「你去準備開會。我再到夾河槽子看看，仔細估估工。材料，咱們心裏也要有個數。你傳達完了，讓大家想想辦法。別着急，別看挨了批評，咱還是要和羣衆一起想辦法。可不能隨便批評羣衆，來強迫命令啊！」

「好，你去吧，我馬上就下通知，吃過晌飯就開會，你可快點回來呀！」周春林和傅金山一同走進村子，在街中間分手了。傅金山連家都沒有回，就順着通向村後的大路走去了。

二

雙陽村緊挨着葦青河。土地很平坦，也很肥沃。過去幾年工作有基礎，互助合作運動發展得也比較健全，因此，縣區才選擇了這個地點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。這個村子三面都有大片的土地。葦青河從北向南，流過雙陽村西口，又曲折地向東南流去。村後大部分是合作社農戶的土地，其中有六七十畝，在一個多月以前，就用新式播種機種上了小麥。麥苗兒已經有四五寸高了，在酷熱的太陽下，變成黃褐色，沒有一點兒生氣。

傅金山在村子最後一家後場園的柴火垛上，抽了兩根秫秸，拿在手裏，準備測量河水的深淺和河岸的寬窄。當他走出村子，第一眼就望見那灰溜溜的麥田，他就一直向那裏走去。

麥田顯得很可憐的樣子，小苗都乾巴了，葉兒搭拉着，有的已經打了捲，好像沒有力量再往上生長了。傅金山看着，不由地心裏難過起來：「種不上的種不上，種上的也快要旱死了，再過幾天不下雨，連麥子也完了。該多麼需要水呀！」他心裏想着，就趕緊邁開大步，走向河岸邊去了。

河岸上的一切對於傅金山都是熟悉的。他從小孩子的時候就喜歡這條河，時常在河岸邊上放牛。春天騎在牛背上，聽黃鸝和別的叫不出名的鳥兒在剛發青的柳枝上啼鳴。在炎熱的夏天，跳到河裏洗澡捉魚。秋天在河邊的草棵裏捉螃蟹。冬天沿着封凍的河套溜冰玩。這回憶對於他是溫暖的、美麗的。上游，半里多路遠的地方，是露着赤褐色石頭的山嘴巴。沿着那裏向下，河沿上至三倒四地長着一些柳樹頭，樹枝在去年秋天被砍掉了，只剩下樹幹，像熊掌一樣，站立在河邊上。下游，靠着村西頭，就是傅金山家的地，那兒生長着一片已經成林了的白楊樹。這條河，在傅金山的心裏，也有過不少辛酸的記憶。特別是當漲水的時候，那無情的吞沒一切的巨流，沖掉了他們辛辛苦苦耕種的莊

稼，給他家帶來了飢餓和痛苦。解放以後，這種痛苦的影子才從雙陽村人們的心上漸漸消失了。但，意想不到的旱災却產生了。當傅金山的眼光落到河面上時，他發現葦青河的水突然窄了，窄的祇剩三分之二的樣子了。水淺得差不多可以看見底，他望着望着，不由地驚異起來：

「是上游別的村子把水堵住了，還是咋的？……得快動手呵！要再過些日子，河水也要乾完了。」

傅金山急切地想，他很快地順着河岸走到夾河槽子，用眼睛測量着河水和河岸上的田地；然後，脫下腳上的膠皮鞋，捲起褲腿，跳到河裏去。這兒河水有二尺多深，沒到傅金山的大腿根，雖然是四月天氣，但水還是涼得徹骨。傅金山一點也沒在意，用他拿來的秫秸棍，量了量水面的寬窄和河岸的高低，自己在心裏確定着說：「就在這疊個七尺高的壩，把水堵住，和岸一平，再把堤刨個豁口，挑道溝，水就可以淌到地裏去了。」他想着，又慢慢走到岸上來，仔細看了一下地勢，在確定了順水溝的位置和方向以後，在河岸邊的一棵樹樁上坐下來，一邊穿着鞋襪，一邊計算着人工和材料。最後，他的思想便集中到如何動員羣衆這件事上來了：「必須警惕周春林那種急躁的情緒。」在這上面，他不知碰過多少次釘子，有過多少痛苦的經驗啊！在這條葦青河上，幾年來

防汛修堤，就動員過很多次。從前修堤防水，現在又要疊壩堵河，決堤放水，特別對於很多靠天吃飯的人，該是多麼艱鉅的鬥爭啊！他估計了擺在面前的困難，他感覺無論如何，有黨的領導，有黨團員和農民生產合作社大部分社員的支持，還是有把握克服這次旱災所造成的困難的。

一陣砍伐樹木的聲音，從傅金山背後傳過來。他轉過臉去，定睛看時，才發現這聲音出自離他不遠的一棵高大的榆樹上。這棵樹年代已經很久，土改的時候，連同地一塊，分給一個叫李萬貴的貧農。傅金山立刻就認出了他。

「我先和他說說，看他怎麼樣？」

傅金山拿定主意，就趕快穿好鞋襪，順着壕埂，向那棵大榆樹走去了。等他走到跟前，李萬貴已經把一個大枝枝砍掉，落在地上。他正把斧子掖在後腰帶上，慢慢地順着樹幹，爬了下來。

李萬貴是個四十歲左右的人，有一張肌肉豐滿的黝黑的臉，眉毛很細，時常縫縫着眼睛看人，下頰上長着一寸多長的絡腮鬍子。說話的口氣又倔又粗，總像是在訓斥人一樣。從他沉着的動作裏，可以看出他是個很有主意的人。傅金山等他跳到地上來時，就上前招呼着說：

「萬貴大哥，你砍這麼大的樹枝幹啥呀？」

「車沿廂和輻條都壞啦，我想自己拾掇拾掇……」李萬貴一邊回答，一邊彎下腰，用條繩子把砍下來的大樹枝拴上，拖起來。傅金山看出他急着要走開，就連忙走過去，止住他說：

「你等一下，萬貴大哥，我和你說句話。」

「有什麼話，就說吧。」

李萬貴不十分情願的，把拴好的樹枝放在地上。但他的眼睛一直躲着傅金山，做出不準備多談的樣子。

「萬貴大哥，你看天旱得這個樣，要再有十天半月不下雨，咱們地種不上，可咋辦呢？你是個老莊稼人，有啥好辦法沒有？」

「我有啥好辦法？別說啦，咱哥倆，用不着這個。你是個勞模……你們合作社……還有區上，難道還會沒有辦法嗎？」李萬貴話裏帶刺地說。

「我說的是咱全堡子的事，咱們是不是大家在一塊兒核計核計？」

「老天爺瞪着眼睛不下雨，人能有啥辦法？現在又不像早先了。若是從前，跪跪龍王廟，許許願，抬着龍亭到處求求雨……現在，這一套連小孩子都不信了，還有啥辦

法？」

「辦法倒有。」傅金山帶着試探的口氣說：「就怕大家怕費勁，不願意調理。」接着，他又懇切地低聲說：「我和村長才從區上回來，區上讓我們動員全村老鄉壘壩堵河，引水澆地，我們核計，一會兒開個全村動員會，你先想想，到會上多給大家出出主意。」

李萬貴乍一聽說壘壩堵河，心裏稍微動了動，但他轉過臉，用縫縫着的眼睛向傅金山看了一下，就搖着頭說：

「這白搭工，沒有用。我長這麼大，從來沒聽說用河水澆田，可以種地。十畝二十畝行啊，全堡子這麼多的地……」他停了停，然後俯下身子，把拴樹枝的繩子緊了緊，向傅金山說：「就這麼的吧，我走了，我想趁這個空把車子收拾上。會，我不想去開了。」

「你這麼忙着修車幹啥呀？糞不都上到地裏了嗎？」傅金山緊跟着他後面向他說。

「告訴你也沒有什麼。實不相瞞，我想一兩天趕車到城裏去活動活動，找點腳拉拉。」

「那你的地扔給誰呢？」

「地麼？能種就種，不能種我也不指望它了。」

「不管怎麼樣，會總得要去開呀！」傅金山像請求似的在他身後說。

「我不去，你別讓他們來找我啦，反正人有的是，缺了我一個，也不算啥。」

他說着，就頭也不回地走了。大樹枝桠在他的身後捲起了一條像黃龍似的塵土。傅金山望着他那像牯牛一樣的頂背，心裏微微感覺着有點兒不愉快，不由地回想起他們過去的一切來。……

他和李萬貴過去是很親密的。當傅金山生下來的時候，他媽怕不好養活，就認李萬貴的爹做乾爸爸，這樣，兩個人就成了乾兄弟。小時候常在一起玩，長大了，又在一塊扛過活。共同的命運把他們聯結在一起，彼此互相關照，比親兄弟還近。「九·三」前一年，他們兩個一起被抓到礦山去做勞工。一路上，兩個人就惦記着逃跑，算計着跳火車，但因爲日本人看的緊，沒跳成。到了礦山，受的罪就更不用提了。吃不飽，穿不暖，每頓飯配給兩個小窩窩頭，連點鹹菜都沒有。冬天，睡在破棚子裏，有凍死餓死的，就扔到山後萬人坑裏去餓狼。有一天，李萬貴刨煤，不小心，把腿砸傷了，活幹的慢了一點，日本監工看見了，用鞭子狠命地朝李萬貴腦袋上亂打，把他打的皮開肉綻。傅金山在一旁看着，實在氣不過，走過去一把把日本監工的胳膊捉住，只稍微一使

勁，日本監工就疼的哇哇直求饒。傅金山本來只想給他一點厲害瞧瞧。不成想，這一來，禍就落到他的頭上來了。在他撒手之後，惡毒的日本鬼子立刻喊來了四五個把頭，一齊上前，把傅金山撩倒，扒光全身衣服，用皮鞭蘸凉水抽他。足足打了一個來鐘頭才住手，把傅金山打的血肉模糊，一點兒也不能動彈了。但他連一聲也沒有哼。鬼子走了以後，平時和他要好的幾個朋友，幫助李萬貴，把他從煤洞子裏抬上來。他已經奄奄一息了。以後，就在李萬貴的小心照看下，傅金山才僥倖沒死掉。病好之後，他無論如何都不想再幹下去了。在一個月黑頭的晚上，他和李萬貴兩個人領頭，用洋鎬打死崗哨，砸壞了兩層電網，從死人身上滾過去，爬過萬人坑，鑽了一天一夜樹林子，才敢走近人家。在路上，傅金山又病倒了，李萬貴服侍着他，兩個人一路要飯吃，一個半月才到家。進堡子的時候，人們都不認識他倆了。後來有人知道他們的經過，都說：「幸虧是他們哥倆，要是一個人，到那個老虎嘴裏，就別想活着回來。」從此以後，傅金山和李萬貴的交情就更深了。幾個月以後，偽滿垮了台，共產黨搞土改，領導窮人翻身，傅金山這回可得報仇了，他領頭控訴抓他做勞工的勞工大隊長。公審以後，又派他去執刑（他在土改初期當民兵隊長）。他親手槍斃了他的仇人。入黨以後，傅金山的生命裏好像增加了活力，這種力量鼓舞着他。有一個時期，他確是像李萬貴講的那樣：共產黨按原則